民国的美女

现实生活

叶兆言

用美女形容吴贻芳先生不太合适，现如今这称呼成了女性代名词，冒昧借用一下也无妨。我对吴贻芳一向敬佩，受家庭影响，长辈偶尔提到她，总是啧啧赞赏。我在还没弄明白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时，就已经是粉丝了。

吴贻芳出生在武汉，说到武汉妹子，很容易想起网球运动员李娜的强悍。吴贻芳其实很文绉绉，一个标准的女书生，这大约和江南的婉约有关，她所有的教育都在江浙完成，读过的学校有杭州弘道女子学校，上海启明女子学堂，苏州景海女子学校。再以后就是读金陵女子大学，很牛很有历史的一所学校，第一届毕业只有五个人，吴贻芳是其中之一。

吴贻芳与毛主席他老人家同年，说起出身，也只能算小康。十六岁时，父亲因为一笔公款亏空，做了上司的替罪羊，跳江自殁。隔一年，升学无望的哥哥也自杀了，病弱的母亲悲伤而亡，姐姐受不了这打击，在母亲下殓前夜自缢。短短两年，竟然有四位亲人离世，这个打击实在太大，非常人所能忍受。

不一般的人有不一般经历，说起吴贻芳，当然更多的是辉煌。她是留美的生物学博士，民国的第一小姐。当年的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民国第一夫人是宋美龄，第一小姐的头衔给了她。吴贻芳是妇女界的杰出代表，有着太多太多风光。说句大白话，她就像金子一样，搁在哪里都会闪光。民国时，她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还是了不起。

我的一个朋友周和平兄对吴贻芳很有研究，大学毕业，分配在统战部，因为工作原因，开始与吴贻芳老人打交道。从那时起，他就处处关心，仔细收集资料，说起她的故事如数家珍。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晃三十年，写了一部关于吴贻芳的书，书名叫《永远的吴贻芳》，刚出版就再版了。

不读不知道，读了才知道。许多细节不为人知，因为这本书而曝光。譬如一张去美国的报销单，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87岁的吴贻芳去美国领“智慧女神奖”，国家给了3万美金公款，她带着两个人，在美国住了65天，最后只用了3000多美金。为什么呢，因为她非常节省，在美期间，总是住最普通的旅馆，要不就是住在朋友或过去的学生家里。

节俭是民国美女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具有一定普遍性，也许与物质匮乏有关，也许与战乱有关，当然更与知识储备分不开。金钱对于吴贻芳这样的人来说，从来不是个问题。自从成名之后，她显然就没有缺过钱，然而钱永远是身外之物，一点都不重要。

花非花

机遇与挫折

王小慧

早年在国外时常到各处乘火车旅行，会途经很多形形色色的车站，有些热闹繁忙，有些冷冷清清。我在日记上写道：这就像人生，不知自己的下一站将会是什么样子？我的生活变化实在太多，我常常不知道几年后甚至几个月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人生道路充满着偶然性，这些偶然遇见的人或事会令你的生活产生一些变化，甚至可能对我们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多年前我曾和一位在欧美非常权威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决裂，从而放弃了一个可能会带给我一生道路重大改变的机缘。这个艺术权威在七十年代就写了关于当代艺术里程碑式的人物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专著，建立了沃荷在世界当代艺术史上重要的地位。此后他还写过另外三本关于沃荷的书，也写了关于很多别的大艺术家的书。在和我相识以后，他将我列入他写学术专著的五年计划之中。计划中还有创造在世艺术家拍卖世界纪录的杰夫·昆斯（Jeff Koons），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女雕塑家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等。他不但要帮我策展撰写评论，还要把我作为非常重要的艺术家推向市场，并且已经与我签约。但是，经过两年的交往，我发现这个人刚愎自用，主观武断，非常专制。我知道很多成名的艺术家都写过“卖身契”式的合约，委身于某一个画廊、经纪机构或者某一个策展人。当然他们之间也可能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也有很多人实际上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创作上的独立性。当时也有朋友劝我说宁可忍几年，合约不是就会过期吗？那时你已经功成名就了，忍这几年也值得。但我宁愿要我的自由而不要这些名利。因此最终我拒绝了与他的合作。我不后悔这次的巨大放弃，我觉得一些看似是机会的东西，如果与自己的初衷和原则相违背，就应该选择退出了。我们大多都会知道要抓住机会积极进取，然而有时候机会也可能成为一种诱惑，诱使你丢掉最初的自己。

面对机遇，我们需要叩问自己的内心。面对挫折，我们也需要静下心来学着与自己对话。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只有幸福而没有任何挫折、磨难或者痛苦。曾有很多人问我怎样看待自己经历的那些痛苦与挫折。我回答：作为一个女人，我可能会选择尽量避开痛苦，只要幸福和快乐。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话，可能没有痛苦真的不能成就现在的我，我指的是作为艺术家的我。当挫折来临而我们又无法避开时，那就接受它吧，然后努力从痛苦中走出来，而且还要从里面汲取养料，不能让苦难白受了。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无论遇到机遇还是挫折，我们都需要听凭内心的呼唤，认清机遇或挫折背后潜藏的东西，坚强地走出自己的路。

一些嫩草在缓缓爬行

庞华坚

有人缓行，有人疾走，有人肩扛手提，有人牵牛赶羊，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不同的方向去。有牲畜家禽，或低头吃草，或昂首阔步。它们好像冬天尚未开始就站在那里等待春天到来。也看见各种车辆，快慢不一，大小各异，像有什么促使他们奔走相告……

窗口边枯黄的草在小树下轻轻晃动。我追踪到其中一小丛的根部，一丝嫩绿正翻开泥土，缓缓爬行。

夜光杯

诉说生命记忆

周文联

新天地是一个让全世界感受上海独特“海派气质”的地方。我的老师从国外回来，每次必要到新天地感受内外今昔具有痕迹的文化组合，这次更是看到了自己很喜欢的画展——依上海风情系列和海上仕女系列（画家陈炼的画展）。

唯一遗憾的是老师想买《上海的早晨》这幅画，没有达成心愿。老师说：“这幅画里包含了太多的上海元素，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就住在这样的石库门里。那时的拥挤是你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我们说，我们也去过亲戚朋友家的石库门房子，当时觉得挺好玩的。“确实，那时的人们之间关心很多，大家在一个小房子里做饭，好像也挺热闹的，谁家包馄饨，就会分给隔壁人家尝尝。”

上世纪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的上海早晨就是这样的，大家从自己的门口一站：梳头、刷牙、烧饭、洗衣、晒被子等都同时进行，当然还有急吼吼送小孩子上学的。家家户户的门口能利用的空间都发挥了作用：放把坐的椅子、洗衣服的搓板、挂上腌制好的咸鱼和咸肉、搭上毛巾拖把等日常用品，一幅幅我们生命中的深刻记忆都在《上海的早晨》里形象地再现了。最让老师想笑的是：一位中年男子脚踩到西瓜皮后摔了一跤，正好摔在离倒马桶的女子不远，那生活的气息油然而生。画面右下角的煤饼炉子今天在上海已经很少见了，那时可是每家每户的必需品。左上角的咸鱼和咸肉，是童年时代最美味的记忆：每到新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腌制些鱼肉，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天天都能吃鱼肉，只有等到过节时，家长才会多做些荤菜，对于当时冰箱还没普及的家庭来说，腌制品是比较好的储存方法。

当我的老师希望购买这幅画时，陈炼老师说：只想把上海的美好用画笔记下来，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上海的成长：不是浮躁的生活，是人与人之间难忘的美好时光。

上海的早晨（水墨画） 陈炼

环顾画展，每一幅画都让曾经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我的老师找到了自己成长的脚印，她说：所有真正美好和贵重的事物都是无价的，她很理解画家为什么不愿卖此画，因为他是在用心和爱作画，他无法割舍生命记忆中最难得的东西。

酥油茶——拉萨日常

张苹

茶是高原人解决维生素缺乏的首选。

高寒之地，牧区只有毛皮和肉食，农区生产青稞粮食，生活最基本的需求通过物质互换完成。现在下到林芝（贡布）地区，农户家家都有蔬菜大棚，但是进到里头，却只有几畦星星落落的萝卜秧子，没有人愿意花心思种菜，藏族人没有吃蔬菜的习惯，农村人都习惯到镇上买大白菜和萝卜。

也是这十几年的事情，拉萨周边形成一个个的蔬菜花草的大棚集散地，可是种菜的绝少藏族人，那是辛劳的四川人做的营生。到现在，菜市场的蔬菜瓜果分内地菜和拉萨菜，拉萨菜价高于内地菜，尤其冬季，更是菜比肉贵，冬末春初，本地种的香辣椒零售价高达15块。我住在一个藏族人聚居的小区，能够常买到的蔬菜有小白菜，小油菜，萝卜，辣椒，青笋，蒜薹，土豆，这是拉萨家庭最常吃的小菜。

藏族人的维生素大部分从茶里得到供给，清茶酥油茶甜茶，清茶就是纯砖茶，在牧区和农区还会搁点盐巴，酥油在这个基础上混合酥油，甜茶则是加奶和糖。

酥油茶的好喝与否直接跟酥油的品相有关，在八角街买酥油得有火眼金睛才行，像我这样的外地外行人，非买到土豆做的酥油不可。八角街有没有好酥油？当然有，只是我分不清哪个是牦牛酥油，羊奶酥油，哪个是土豆做的类酥油。好酥油真的有起司的香味，醇厚绵长，酥油一定是藏族人骨子里的味道。酥油加盐加熬好的砖茶，在清晨，铜皮箍长长的酥油桶，长长地甲罗（木质搅拌器）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捣搅，打得茶水声一阵阵响，打茶的阿佳动作充满古典的庄重，油水交融，酥油茶好，倒入暖瓶备用待喝。下到农户，必喝酥油茶，客人喝一口，主人添一点，殷勤备至。

在拉萨，老式的木制酥油桶现在成了体现民族特色的装饰品，电动的搅拌机已经进入家家户户，快，省劲。酥油茶在拉萨有式微的兆头。酥油茶喝得少了，但也是必备的，再说好的酥油也难得，乡下亲戚送来的，还是好东西呀。

很多人从文化的象征符号来看待酥油茶，酥油茶和这个民族相伴的历史太长了，人们在歌声里反复吟唱。

嘉庆禁鸦片——清史纪事本末

吴士余

说起禁鸦片，人们总把灯光聚焦在道光年间的林则徐身上，其实，清王朝全面禁烟的却是嘉庆皇帝。

康熙朝开放口岸通商，鸦片列为西药，允许纳税进口，规定每百斤鸦片征税银三两。鸦片纳税入关，意味着经营鸦片是合法生意。英国东印度公司乘机大量倾销鸦片，英商的入关商品，鸦片竟占六成之多。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雍正七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仅二百箱（每箱100–120斤），到乾隆五十五年已上升到四千余箱，增加二十余倍。

雍正朝曾颁布过禁烟法令，规定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者，拟绞监候；失察之官吏交吏部严加责处。禁烟令虽明晰，但留下二个致命的缺失：仍允许鸦片纳税进口，吸食者不见入罪，禁烟令便成了一纸空文。

嘉庆元年，颁布法令停止征收鸦片税，严禁鸦片进口；宣布严禁内地种植罂粟；内外管制，切断鸦片源头。在流通环节，打击鸦片的贩运、销售者。嘉庆谕示两广总督吉庆：“惟当严密稽查杜绝，毋容透漏”，并责令驻军介入地方禁烟，军政合力堵塞贩售鸦片的流通。

鸦片祸患积疾日久，吸食者遍及官吏、市井民夫。嘉庆则顺势而为，颁行吸食者的定罪条例，罪罚吸食者，毫不姑息。诸如，“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供职内廷”的吸食者，情节尤为可恶，“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为奴”。罪罚重于劝诫，量刑与贩售者相当；官民同罪同惩，惩官重于惩民。

嘉庆禁止鸦片入关，英国鸦片商却通过行贿海关官员，卖放走私鸦片。广州黄埔成为鸦片走私、卖放的集散地。诸多海关官吏均有卖放走私的劣迹，为此，嘉庆着令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各督抚亲自督办，查察各口岸的海关署，“发现官员有卖放情弊者，立即严惩不贷”，轻则革职，重则入监、流放。同时，对失察者也究其刑责。嘉庆十九年，北京崇文门驻军缉获名为兴亮的鸦片烟犯。此人系广州驻防正红旗满洲骁校骑，随广东副都统萧昌进京。兴亮购鸦片十一斤，偷运入京。经查获，被革去军职，枷号一月，发配新疆；副都统萧昌虽不知情，却以失察罪惩处。嘉庆还另颁一旨，追究由兴亮案牵连的各主管官员的责任：广州将军本智用人不当，实难辞咎；粤海关署督祥绍疏于管理，使鸦片走私入境，两人“殊属疏纵，均交部议处”，按责处理。查处从严，禁烟给社会一种威慑力，正是嘉庆所追求的效果。为巩固禁烟之成果，嘉庆二十年正式颁布《查禁鸦片烟条规》，对贩售罪、走私罪、失察罪、诬告罪等刑责均作了具体规定，并增加举报、禁毒有功的奖励条规，使禁烟法制进一步趋于完善。

嘉庆禁鸦片力度之大是雍正难以企及的，也显现了治理的睿智和缜密。

假婚纱照 真夫妻情

费平

妻子的嫂子从乡下来，见我家床头一幅我和妻子的“婚纱照”，就说：“小姑和姑爷的结婚照拍得多好呀，够摩登的！姑爷的头发那么浓密，小姑穿婚纱的打扮多么洋气，一点看不出是农村人……”听了嫂子的一番话，我和妻子会意地一笑，但彼此心里有数，这是一幅假婚纱照。妻子凑在我耳边问，要把真相告诉嫂子吗？我说，算了吧，把这份秘密永远藏在我们心底，让嫂子以及其他亲戚就当是真的，这样还可使他们心里常存一份美好。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俩路过一家大商店的门口，看见有摆摊用电脑制作各种风景的相片，其中就有制作“婚纱照”的。看着一幅幅造型各异的婚纱照，我们动心了，当即决定也制作一幅，以弥补当初结婚时没拍成的婚纱照。

可能是家庭的不济或是命运的安排，我与千里之外的妻相识，有缘结成秦晋之好。当时八十年代末“外来妹”这个词还较新鲜，尤其是人们的观念还倾向于传统的思维，家人或周围邻居、朋友总认为我一个上海人怎会去讨个外地农村人做老婆？但我顶住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毅然接纳她。因为情感之交是不分地域的。

没拍婚纱照，没摆酒席，我们聚在了一起，但心里对婚纱照的向往一直盘桓着，等待着实现那份夙愿。

然而，两情相悦可以抵御世俗眼光，可生活还是要回到现实，特别是家庭经济的拮据，在有了孩子之后显得捉襟见肘，而票证时代的物质匮乏及妻子无户口无工作只靠我一人工作之现状更是雪上加霜。为生活奔波，为工作操心，这一忙活，就把婚纱照一事给耽搁了……

靠着我俩的拼打，靠着妻子勤俭持家的贤惠，现在，小日子日益红火，生活锦上添花。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鱼尾纹爬上了眼角，头发渐渐稀疏，体态愈见发福……再拍婚纱照，尽管可以再现风韵，然怎可复回青春气息？如今好了，婚纱照可以制作，何不找回我们年轻的感觉呢？

来，试试看！什么照片电脑都能合成！那小姐让我们在墙上挂着的各色婚纱照中挑选一幅作范本，然后拿照相机分别为我们各拍一张头像，再把头像镶嵌进选好的那张已挖去他人脸孔的照片里，通过在电脑上修饰脸面、去除皱纹和斑点、调整皮肤黑白亮度等，不一会儿，一幅“婚纱照”制作好了——哇，我白衬衫、黑西服、黄格子领结，妻头顶花结纱帽、身穿露肩纱服、一袭白纱逶迤雍容，仿佛我俩回到了风华正茂年代……

多年来，这幅“婚纱照”一直挂在我们的床头，亲戚朋友见了无不赞叹我俩曾经的潇洒与靓丽，无不夸赞我们和睦与幸福！这婚纱照虽是假的，但我们夫妻间的情感是真挚的！即使我们未曾在人生的那个重要驿站留下倩影，然而我们相濡以沫、家庭和谐，心里勾画的那幅“婚纱照”又何尝不是真的呢？

十日谈 婚纱照的故事

有了女儿她还想补拍婚纱照，明请看本栏。